

人性的恢復

牛村
李雲
李雲

李雲
李雲
李雲

編主懷白

857.
27

短篇創作叢刊第一輯

人性的恢復

羣力出版社出版

短篇創作叢刊第一輯

人性的恢復

主編人 張白懷

發行人 李恆謙

出版者 羣力出版社

東長治路三二五號

總經售

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

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一日出版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目 錄

一個軍法官的經歷·····	豐 村
蓮蓮·····	韋 燕
在霧中·····	劉北汜
人性的恢復·····	姚雪垠
愛漂亮的將軍·····	張白懷
愛·····	莊瑞源
綠·····	阿 湛

一個軍法官的經歷

豐村

老實說起來，我所以選讀法律系，那動機是純良而又可笑的。我的家庭，從祖父到父親，連續遭受過幾次訴訟上的悲慘失敗，而那惱人的失敗，純是由于法官們的坑弄和受賄。所以，我從小便決心學法律，我企圖用尊嚴的法律去拯救無力無知和人民。「法律可以決定人的命運。」父親痴心說，用仇讎的報復心情教育着我。在大學里，我的那些可敬的教授們，又培育了我「法律救國」的觀念。「中國弱，貧窮、和腐敗，中國人喜歡犯罪，這一切，完全是因為缺乏法律觀念。」教授們作着同樣的淵博的證明，和慷慨的結論。我完全相信我是個救世者，我信奉我的事業——那不可侵犯的法律了！

但是，我的可悲，是我遭到了那樣的壞局勢：那幾年戰事是那麼慘烈，又那麼壞！日本人在中原得勝，在湖北得勝，又長驅直入廣西，並且，攻陷獨山，威脅重慶。「怎麼辦呢？」人人都惶恐的問着。「政府又要搬家了！」謠言到處飛傳着。總之，人心是極度不安了。我那時是法律系三年級，我差不多讀完了全部重要的課程。但是，企圖用法律救國，我自己也覺得是不可能了。並且，我實在也不願作亡國奴，——我在日人的統治下面，能學到怎樣的法律呢？所以，我勇敢堅定的去從軍，在三天之內，我已經飛到印度去了。

我倒霉，但是，我也幸福。在印度，我作戰差不多一年，我也幾乎病了同樣多的日子。後來，我被准許回國療養。「謝天謝地，我可以重進大學，修完我的學分了。」我想。可是，我的復學請求，被嚴

厲批駁了。我身體復元以後，就被「調訓」，一畢業，我變成少校軍法官了。我很高興，我作了官，並且，我可以用尊嚴的法律來整飭敗壞的軍隊。我雖無權下令，但我有權執法。對那種腐敗的軍風紀，瘋狂的貪污，可惱的逃兵，我覺得公正嚴明的法律會有至高的效果。

但是，我很無聊。我作些什麼呢？嚴明的法律向誰去執行呢？士兵們因貧窮，幾乎公開偷竊老百姓的蔬菜、柴草、和馬糧；甚至於不斷搶劫和殺人。但這似乎不屬於軍法處的範圍，因為軍法處從來不會有過這類的案件。逃兵自然是天天發生，可是連長們有權自行處決，我所知道的，也只是那些逃兵們所遭受的駭人的故事。至於貪污，又有誰來告發呢？誰肯投案呢？而一個光杆軍法官又有什麼權利去干涉呢？所以，嚴明的法律只好天天睡覺，公正的軍法官們天天唱着無聊而痛快的京戲，自然，我也發現了我的好口噪，我學會了一角出色的「青衣」。

神聖的抗日戰爭一勝利，我便隨軍到河南去受降。那時，我很興奮。一則，因為舊的中國從此將成為新的中國，我為咱們這一代高興。其次，抗戰八年中間的最大遺憾，是我沒有看見過日本人，而現在，我有機會去認識他們，並且，我將會審判他們。他們，對於中國人說，有着多麼大的罪惡呀！他們讓中國人作亡國奴，讓中國人死亡和受罪。可是，他們投降，他們將作為俘虜，我不能輕輕饒過他們呀！我隨軍到了鄭州，心里簡直要恐懼起來了。那是怎樣的情形呢？武裝的日本兵，威武尊大的充斥在街巷里，駭人的坦克和馬隊，示威似的到處跑着，彷彿是包圍監視我們。「日本人如果翻了臉，我們一條活命也沒有。」我想。我覺得羞愧。我作了幾次可怕的惡夢，我夢到作了日本人的俘虜，我們全軍，我們全中國受降的軍隊，全作了日本人的俘虜。——日本人不是投降，而是作圈套，他們不用作戰就消滅了中國軍隊，佔領了中國。「這真是世界上的大笑話！」我在夢里遺憾地想。我往往冒出一身冷汗，

被嚇醒了。我的心里感到一陣無名的空虛，那難以說明的疑慮的空虛。

總司令反復頒佈「與日軍衝突者處死」的命令。他極力約束士兵，要求士兵有禮和客氣，要求士兵們的大國民風度。而事實上，他是恐懼，他是在提心吊胆的緊張裏面。我想，總司令也許和我一樣作着惡夢。

我簡直是糊塗起來了。什麼是俘虜呢？誰是俘虜呢？從我們「受降」，到我們「遣俘」，日本人帶着威武的神氣等待着我們，又帶着自信的高傲離開我們。並且彷彿說：「再見啦，以後應吧，五年十年以後，我們會再來的！」而我莫明其妙的偷眼望着他們，我發着呆。這是幹什麼？這些俘虜是到哪里去呢？我們所要審判的俘虜，那些凶惡的戰犯們是誰呢？是留下來的連絡官麼？是那些新武器教練官麼？那又怎麼行呢？他們是高賓貴客，他們不是俘虜。自然，誰又能說他們是戰犯呀？

我有点奇怪。但是，管它呢。我們中國反正是勝利了，日本八終歸是滾了蛋，我為新中國高興，因為，咱們這一代，總該享享和平的幸福啦。

但是，那個時候聽說還是要打仗，並且，有很多的地方已經在打仗。「打什麼仗？」我說，我簡直不願聽見打仗這名詞了。「反正大家都是為「受降」，搶「受降」，把日本人趕走也就算了。」

「算了什麼呢？」我們處長說，「好家伙一落到他們手里，中央還受得了？」處長翹起鬍子來望我。「早不打，遲也要打，反正是非打不可呢。」

「為什麼非打不可呢？」我說。「重慶在談，談好了，也就和平了。」

「那又為什麼呢？」處長倔強說，「談是為什麼呢？爲了打！軍隊不打仗，閉着會發瘋呢。」他得意的微笑。「我在軍隊裏廿年，我懂得不少，」他又說，「我受過幾次訓，聽過幾次領袖的講演和訓話

，我知道：軍隊就是作戰！」處長教訓的斜眼望我。又說道：「統一也是作戰！」他低下頭去，沉思了一下。「勝利後還是要作戰，不管談得多好，一定還要作戰！」他猝然抬頭望住我，「不作戰，這麼多軍隊怎麼辦呢？」

「不是正要裁軍麼？」我說。

「裁軍？裁誰呢？」處長說，得意的揚眉，並且微笑。「只有裁你和裁我，裁到將軍怎麼辦呢？」他縱縱肩，又說：「裁了兵，誰作光杆將軍呢？」他聰明的眯着眼又說：「裁了兵，又憑仗什麼呢？」後來他又說：「將軍們的權力，思想，和滿肚皮所裝的，全是要打仗！將軍所以稱爲將軍，也是爲打仗！所以，說什麼都是假的，仗是一定要打呢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我說。但是，我仍不能透徹懂得我們軍法處長的意思。只是，要打仗，一定要打，我也看透了。因爲，在重慶談得最熱鬧的時候，我們奉命開到豫北去了。我們所得到的命令，也是要打仗了。

事實上，激烈的戰爭早已開始了，並且，天天在瘋狂的進行着。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彷彿到處都在勇敢的打仗。報紙上，參謀處的戰報上，描寫着各地方的戰爭，描寫着各處戰爭的輝煌的勝利。而我們這支真正剛強的部隊，有第一等的裝備，第一等的人員，和第一等的戰鬥力，我們是中央第一等的仗待般的軍隊。而我們，停留在真正戰爭的後方。我們在聽到陣雷般的炮聲，看看勝利的戰報，好像我們是在看守着這個戰爭。

「這仗不用打半年，」上校軍法官說，手指高興的敲着桌子。「一下就會消滅他們！」上校軍法官的話，沒有說完，我們軍法處接到命令，立刻隨軍出發，說是應援到前線去了。一時大

家緊張的唧噥起來，說是前線跨下來了，兩個大兵團被俘虜了。「兩個大兵團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我問着自己，我覺得糊塗了。幾萬人一下作俘虜，我是無論如何想不通了。

戰報描寫着勝利，推進和接收，而我們的前線，疲倦似的長久的停頓着。「戰報完全是吹牛！」我對自己說。後來，我就討厭它，完全不要看它。因為，它不但吹牛，而且撒謊，騙人。所以我覺得在大後方的人，都搶着看報，簡直是可笑了。因為，我們接戰，我們就不得不休整，而戰報却描寫着勝利和前進。「這是幹什麼？」我心裏說，我簡直覺得可鄙。

「這是放屁！賣狗皮膏藥！而這個在法律上不負責。」我們處長說。「自古至今，只要打仗，就報謊報，這個不犯罪。」

「這是騙誰？」我說。

「騙誰呢？騙戰爭！爲了戰爭！」他說。「這和打仗是雙生兄弟，分不開的。」

「這樣，會打出什麼結果來呢？」我說。

「什麼結果呢？打，一直打！」他說，「打垮他們！把他們消滅。」他望望我，又說：「我們有美國，有好家伙，我們怕什麼呢？」他皺皺眉，沉思一會，又說：「即是明明不能打垮他們，不打又怎麼辦呢？」又說：「統一，就是打仗，打仗，就要你死我活，就是這樣。」

處長的談話明白而又簡單，但是，那時我疑惑，而且不了解。我怎麼說呢？我反對處長的見解麼？似乎不是，我認為他有他的道理。我反對這戰爭麼？那時，似乎也不能這麼說，我希望和平，希望和平的幸福生活，希望新的中國強大而繁榮，但是，正如處長所說：「談是假的，談是爲了打！不打又怎麼辦呢？」所以我想：「打也好。」只要能够勝利，能够打出和平來，趕快打個勝負，有什麼不行呢？

可是，我當時所想的，和事實一碰在一起，我對我自己也不能不發生懷疑了。那個時期，我糊塗得簡直苦悶起來了。

我說過，我們這支剛强的第一部隊，一接戰就必須休整。爲什麼會是這樣糟糕呢，我不懂軍事學，那戰略戰術上的種種情形，我不能理解，自然，在這方面我不能有所說明。但是，在我的職務上，我卻得到真確的證明：那些下級軍官們和士兵們，不願進行這戰爭，他們不願打仗。于是，他們大胆犯法，他們懈怠了戰爭和命令，他們願意接受嚴厲的軍法制裁。

「我反正是死，」一個「臨陣脫逃」罪的班長說，「軍法再厲害，也只能殺死我。」

他的話把一切都說完了，我應該說什麼呢？我想了半天，說：

「你爲什麼這樣呢？」

他絕望的嚴厲望我，久久沒有答話。我感覺他的目光在譴責和反問我：「爲什麼要打呢？爲什麼要白白送死呢？爲什麼……」

「爲什麼要打仗呢？」我說過，我也很糊塗。我彷彿是恐怕他來責問我，所以我掄急問他道：「你知道，爲什麼要打仗呀？」

「我是軍人。」他爽口答。

「軍人是該勇敢作戰的，」我說，我驚奇我是說處長的話了。「而你，……」

「我願意受軍法制裁。」他決然說。

我審理過一個「未能達成戰鬥任務」罪的排長，那排長在抗戰期間帶過很重的刺刀傷，並且得過「勳章」。但是在這戰爭里，他胆怯，憂鬱，失去自信般的慌亂，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。「軍法官，隨你

處罪吧，我是什麼話也沒有說了。」他絕望說。但是，他的倔強的目光，煩惱的睜視我。他好像說：「我不怕死，但是，這仗有什麼打頭呢？怎麼再打下去呢？」

「你知道爲什麼作戰麼？」我問。我彷彿是在企圖鼓勵他了。

「我服從命令作戰。」他確鑿說。

「是呵！你爲什麼不達成命令所給的任務？」我嘲笑說，「你是怕死麼？」

「我不怕死！我決不怕死！」他大聲叫，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，他死呆的憤怒的望住我。「你懂什麼？你去試試！」他的目光說。「說我怕死，不如殺掉我，」他惱怒說。後來又說：「在這戰爭里面，我永遠不能夠達成任務！」

「那爲什麼呢？」我吃驚說。

「爲什麼呢？不能夠！」他說。「我什麼話都不想說了，也沒有什麼可說了！」他泰然望我，並且顯然是企圖安靜的坐一坐了。

我應該說，我審理那「遺誤軍機」罪的營長的經過。他受過很好的軍事教育，自信高，信仰也無比的堅強。他說到爲什麼作戰那個大難題時，和軍法處長一樣，有他的圓滿的大道理，那就是爲了「統一與復興」。但是，當我一問他爲什麼犯罪時候，他却現出了可怕的恐怖，他的臉色立即蒼白起來。

「沒有辦法呵！」他絕望的搖著頭，呻吟說。「我有什麼辦法呢？」他忽然大叫，並且瞪視我。

「你是個營指揮官，」我說，我是教訓他了。

「營指揮官怎樣呢？」他大聲問我，「士兵們怕敵人而怕命令，我能怎樣呢？」他無可奈何的企圖笑一笑，又說：「士兵們時時刻刻在胆戰心驚，不作戰，好像也在作戰，宿營，休息，吃飯，睡覺幾

乎都是在作戰，永遠在作戰！在戰鬥裏，他們會怎樣呢？又說：「疲憊，懶懶，沒有信心，失掉戰鬥意志，這就是今天的兵士！」他無助的懶懶的望我，然後沉默的搖了搖頭。

「你應該懲罰，應該槍斃他們！」我空洞死板的說，我腦子裏一直響着他的聲音。

「我還要作戰呵！」他叫道，他好像很蔑視我的說話，傲然的縱縱肩。「我還要出兵士們去作戰呵！」然後，又補充說：「我不能都槍斃呵！」

「可是，你却侵犯了軍法。」我說。

「是的。我沒有辦法。」他沮喪說。

我們軍法處處長審理過一個「失職」團長的案件。那團長是有名的剛強和堅決，而他有着一指揮不力」的罪名。他很激憤，但是，也顯示無奈。他申辯說：「我得到什麼情報呢？我的情報是什麼呢？我簡直是個瞎子呵！」他極度懊惱着。「我是個瞎子，在坎坷道上的瞎子，」他呻吟說，「可是，如果我只是個瞎子，我還可以摸着前進呵！」他憤慨着，又說：「而我却被錯誤情報領着，我被那些胡說作指導！」他又說：「情報——敵人在正前方，命令是向前進擊，而實際上呢？實際上又是什麼呢？」又說：「什麼地方都有敵人，只要情報和命令所指的地方沒有！敵人在側後，在我們屁股上呵！」

「可是，你團裏情報人員幹什麼呢？」處長說。

「情報人員有什麼用呢？」那團長反對的叫道，隨後懊悔的嘆息着，好像決心不再申述，憤慨的沉默起來。

這是確實的。但似乎又難以令人相信。因為，這是那些現代的剛勇軍官們所恥，和極端卑視的。他們是正統的新軍人，他們堅的不可拔的信仰是：「死或成功」。他們有着明確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，並

且，他們信任自己的傳統。但是，在這戰爭的短短時間裏面他們却充分表現了怯懦，無能，和絕望。他們幾乎是反叛了自己的意志和信仰。「這些剛勇的帶兵官們是爲什麼？」我癡心的想道，我對他們那種大胆的犯罪與絕望的談話，感覺奇怪性和驚疑了。我心裏的無故的苦悶，大大的使我覺得懊惱了。

我說過，我不懂軍事，自然，對於政治我也是「黑門」。所以，我不能說明因爲什麼原故，只是在同一個時期裏面，又發生着嚴重的集團逃兵的案件。這是令人吃驚的可怕的新案件。我說是新案件，那因爲過去的逃兵都是個別的，而且出之于偶然，追求那原因，也可以說是由于個人的多種多樣的情形。而今天集體逃兵的案件的發生，顯然複雜而且嚴重。所以，我們軍法處奉命以「管教無方」罪，和「失職」罪槍斃過兩個連長，與五個排長。

「這是誰的罪過呵？」他們在受審時，個個激憤的叫道，「這是誰的罪呵！」

這是誰的過錯？這是什麼原因？這些問題我仔細想過，但是，我好像越想越糊塗。我試圖探究這案件發生的原因，我審訊時，曾經問過一個連長。我說：「爲什麼呢？爲什麼士兵會集體開小差呢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那連長重複說，疑惑的瞪視我。然後他埋下眼睛，沮喪的嘆口氣，低低說：「這很難說，我說不出。」他猶豫一下，又說：「我沒有放縱他們也沒有苛待他們，平素，我和他們像兄弟一樣生活。」

「有人鼓動麼？有人引誘麼？」我追問。

他首先搖頭，說：「沒有。」又說：「決不會有這樣的事，我連裏的弟兄，我很信得過這一點。」

「那末，是怕與敵人作戰麼？」我說。我記起那「遺誤軍機」的營長說「士兵怕敵人」的話。我企圖得到證明。

一個軍法官的經歷

「自然，」連長爽口說，遲疑的思索一下之後，又說：「可是，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。」他審察的望望我。「因為在抗戰期間，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。」他嚴重的皺眉。又說：「士兵單單懼怕敵人，那只是潰敗的原因。」

「那因為什麼呢？」我着急的問。

他猶豫，並且沉默。後來，他說：「可以詳細調查，如果因為連下的什麼原因，我願意受軍法制裁。」

對於這種案件，他顯然有明確的，真實的見解，尤其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親身感受，他也懂得這案件的真正原因。但是，他似乎是懼怕說出，他們直閃避我的問話。

「你為什麼不直接說出那原因呢？」我煩躁問。

「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？」他頑強答道：「對於這案件，對於這事情，對於我自己，又有什麼幫助呢？」

後來，我簡直也感覺沮喪了。因為，令人難以相信的駭人的事件，又開始不斷發生了。這就是集體的被俘。這是怎麼一回事？為什麼？我似乎想不通。自古以來，軍人放下槍桿投降，是人所不齒的恥辱，自然也是現代軍人的奇恥大辱。軍人為什麼不抵抗而投降呢？「彈盡糧絕，全部壯烈犧牲」的電訊描寫，是多麼令人起敬？那是怎樣的英雄行為？可是，我們這剛強第一部隊，連續發生集體被俘，實在叫我不可理解，而且震驚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整連整營被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我問一個上校參謀說。他是我們唱京戲的好朋友，並且，是一個有名的軍事人才。

「怎麼一回事呢？」他反問我：「被俘，」他說，「也許會整團整旅的被俘。」

「你們這些參謀幹什麼呵！」我笑着說。

「這和參謀們有烏關係！」他叫道。然後對我無可奈何的微笑，和搖頭。

「那末，指揮官幹什麼？」我追問。

「也不是他們底能所力及的事，」他說道，「他們也只是依照命令作戰。」

「那末，是為什麼呢？」我追問他。

他搖頭不語，顯然他是企圖避開我的問話。後來，他好像注意到我的急迫的神情，而不便使我失望似的，說道：「因為大東西，因為整個的東西呀，老兄。」

我傻傻的順從的笑着。因為我仍然不能確切的明白他的意思。而他，好像懼怕我繼續追問似的，匆匆的藉口離開了我。當他慌忙走去時，意味深長的向我微笑着，頻頻點頭。那意思彷彿是說：「問你自己吧，老兄！我担不起！我若明白說爲了「打內戰」，我這腦瓜就長不住了！」

說到這個問題，我必須說明，那時，我感悟似的開始注意另一個更叫我糊塗的新問題了。我彷彿偶然的一下子想到這樣個問題：「我們為什麼沒有俘虜一個敵人？為什麼不能俘虜一個敵人？」我發覺般的執着這個問題，我覺得我需要明白它，並且，我急于探究這個原因。所以我反復提出過這個問題。

「那有什麼值得驚叫呢？」我們處長說，「他們狡猾，像狐狸一樣狡猾，你有什麼辦呢？」

「他們不是作戰，而是搗亂！」上校軍法官說。「你如果捉住他們，他們怎麼能搗亂呢？」他得意的縱肩和自足的微笑。

「他們是兔子，」上校參謀說，嚴正的教授似的注視我。「你找他，他跑走了，後來，他偷偷摸摸

又回來了。沒有辦法。」又說：「你對一個蝸牛有什麼辦法呢？」他覺得自己的說話很恰當似的笑著，「他縮到壳裏去了，而你又不能鑽進壳去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這也許就是我再三聽到的游擊戰術，但是，游擊戰術為什麼能够勝利？而我們是現代化的機械裝備，我們有着世界上最新的武器，我們的火力強大。然而，對於這戰爭，我們好像無能為力，反而令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可怕。

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」我固執的反復問自己。我覺得我對這戰爭開始懷疑起來。我苦惱，而且消極了，連我們唯一取樂的京戲，我也無心去唱它了。

後來，我們真正得到過一次景人的俘虜。我親眼看到並且親自審訊過那些俘虜。那是些怎樣的俘虜？據報上的電訊說，是三百餘頑敵，實際上，那只是二十三個莊稼漢，並且，其中的五個年齡衰敗的老婦人，和六個小孩子。

「我們得到了大批俘虜！」當時人們高興說。可是，那些「俘虜」一解到司令部，大家看到那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一羣，似乎不屑多看一眼似的，都皺皺眉頭走開了。以後，便沒有聽到熱烈的關於俘虜們的談話了。但是，我却帶着好奇心審訊了他們。那一面是因為我的職務，主要的我還是企圖從他們嘴裏得到些什麼，因為，我好像覺得自己對這戰爭，尤其是那「狡猾的敵人」知道的事情太少了。

「我問你，你要照實說，」我審訊一個五十歲的老頭時，我問他：「你們為什麼要打仗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沒有打仗，」他說，不敢望我。「我們是老百姓。」

「你願意打仗麼？」我問他。

「不，不願意。」他說。他忽然抬頭望住我，然後又說：「我們是爲了保衛民主生活，我們，……」

「你胡說！」我叫道。「民主，他要民主，」我心裏說，我審視着他。「我問你，你希望什麼？」
「我希望民主和平。」他_正不加思索說。

「你反對我們麼？」我說，「你以為你們很好麼？」
他倔強的點點頭。

「我如果放你走，你想去作什麼呢？」

「我回去。」他說，又抬起頭來。「我們生活得很好，我當然回去_正。」

「這個老家伙！」我心裏，我覺得他很可惡，又可愛。我說：「你簡直不怕死呵！」又說：「你爲什麼這樣呢？爲什麼不好好想想呢？」

「想什麼？我什麼都想過_正，」老頑固說。「我沒有啥話好說_正。」

「你，一個女人，你爲什麼參加打仗呢？」我問一個四十歲模樣的溫善的女人說。

「我沒有。」她說，她敵視的望住我。

「你說實話，你看打仗好麼？」我問她。

「爲民主，爲我們窮人，有啥不好呢？」她反問我。

「你懂什麼叫民主呢？」我追問她。

她死的望住我，像是受辱而生氣了。她說：「俺們豐衣足食，」她費力的思索着，又說：「俺們不受欺侮。」

「所以，你也幫助他們了。」我說。「你知道你是犯罪了麼？」又說：「你不怕殺頭麼？」
她不說話，也不望我。「她也好像迷了心眼。」我心裏想，我說：「聽我的話，我可以放你，可是